

成都读书年会漫记

□沈文冲

一年一度的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是以民间读书报刊的主编为主体的读书人爱书人的一次盛会,迄今为止已经开了十八年。今年十月,第十八届年会重又回到十年前举办过第八届年会的四川成都举行。作为已参加过其中十二次年会的我,颇感亲切和温暖。

成都是一座极具独特魅力的城市,有关四川就有不少诸如“乐不思蜀”“少不入蜀,老不出川”一类的成语俗谚;至于成都,因其地的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文积淀厚重、既现代时尚而又颇能慢生活,深得国人的垂青厚爱,长久以来一直是热门的打卡地。近十年中,我曾三次入川,而有两次都是到的成都,并且都是为的参加全国民间读书年会。

成都的两个带有诗情画意的别称:“锦城”与“蓉城”,都颇有来历。据说三国蜀汉在成都设置“锦官城”,集中大量织锦的工匠管理织锦,因而得名“锦城”,成为历史上蜀锦重要的产地与集散中心。到了唐宋时,成都的芙蓉花繁花似锦,因此成都也被称作“蓉城”。相传“孟蜀后主(孟昶)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为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可惜的是两度赴成都,尽管也都在深秋,我却并未特别关注此花,因而就没有留下见到过芙蓉花的印象;抑或是现在已经很少种这花了呢,还是因为没有人特别指点而导致了我的“视而不见”?不得而知。

然而,成都这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更有其独特的荣耀,人们熟知的唐代两位伟大的诗人、被誉为诗仙、诗圣的李白、杜甫,就先后都为成都这座非凡的城市留下了不朽的诗歌名篇。杜甫的《春夜喜雨》诗中,就有“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之句;李白在著名的《蜀道难》诗篇中,也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名句。

十年间两到成都参加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尽管是与会者自己掏腰包开会,而又因为获得相关机构与部门的相应资助,得以能够入住宽敞优雅的星级酒店。尤其本届年会,因为政府参与“买文化服务”,民间机构即民办的“毛边书局”暨桃蹊书院,与所在地的街道社区合作举办,不仅读书年会按相关程序完成了《政府与民间文化服务机构的融合、创新、发展主题论坛》等研讨、交流任务,并且与会代表还有机会观摩欣赏当地的特色文化,诸如“变脸”、川剧折子戏、茶艺、亲子教育成果的表演等,还参观考察了成华区文创园、艾芜故居纪念馆、武侯祠、都江堰等人文与自然景观,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年会的内涵。

本届年会还在已故诗人流沙河故乡金堂县图书馆特设了一个分会会场,用以纪念流沙河九十诞辰。流沙河成名颇早,不过最初却是因其新诗《草木篇》作为反面教材而扬名天下。他和著名的文化史学者、作家、编辑出版家长沙钟叔河先生同庚,二人有着相似的遭遇与经历,他们俩都分别在南昌、成都及鄂尔多斯时光临过读书年会,曾经有人刻意想要安排“二河”在读书会上“双星交辉”,如今已成梦幻。分会场上,流沙河先生的遗孀、作家吴茂华女士深情地讲述了流沙河先生许多平凡而感人的生平事迹与简朴生活的故事,并向与会者馈赠了她呕心沥血写成的新著《草木之秋:流沙河近年实录》题款签名本;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还分别介绍了安葬流沙河灵骨的流沙河墓地选择以及流沙河纪念馆的建造进展情况。相信不久之后,这个展示诗人一生成就的纪念馆,就会全面而完美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读书年会的主办权,多年来都是采取由多家与会的年会代表自动申办、年会核心层人员的综合评估、大会举手表决通过的途径获取。这次会上,对下一届年会主办权的争夺,格外激烈。原因是原来对于何年争取到年会举办权并不在意的杭州徐志摩纪念馆,突然考虑到再下一届年会早已被天津“问津书院”申请“预定”,所以就改变了延后申办年会的想法,也出面申请明年年会的举办权;这让原以为稳操胜券的湖北公安县代表着慌,而帮他们申办的是公安人、《厦门文艺》主编曾纪鑫先生,他想为自己的家乡促成这样一次扩大当地对外影响力的好事。无奈该地机场与高铁皆还暂未正式开通,交通不便,明年的年会只得让位于杭州了。

362

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其共享的文化,可称为文化公约数。

不同的是,在古典时代,文化公约数是以文字媒介为中心的高雅文化;而在现时代,文化公约数是以映像媒介为中心的流行文化。制度促进了平等化,技术加强了映像化,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平”了。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社会方面,也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知识分子看似地位超然,但风光早就被娱乐圈占去,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又重演于今日,难怪不少知识分子乐于上电视了。

363

我以为,一个人的深度和品位,不是体现在他的审美所投射的对象,而是体现在对象

给他造成的审美反应。

很多人追求看起来有深度的审美对象,甚至将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当作有深度的东西。而我,更愿意从缺乏深度的审美对象中发现有深度的东西。

364

日本近代文坛有所谓“支那趣味”,即从题材到风格,都带有中国元素(李长声谓以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为代表)。

与此相对,也可说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坛有一种“东洋趣味”。

最突出的代表自然是周作人(鲁迅却不明显,恰成一个对照)。周作人前后的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也都甚为明显。钱稻孙似乎也可计入,尽管他的创作不多。较晚近的,又有彼岸的林文月。

考虑到清末民初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实在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五五



新书快递

书海历险记
[英]安德鲁·朗著 郑诗亮译
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从安德鲁·朗的文集《书海历险记》与《书与书人》中选译的四篇文章。其中,《书海历险记》是安德鲁·朗对自己读书、藏书生涯的一次回顾,《为猎书人声辩》为猎书人对书籍装帧、版式、字体、开本、印次等形式方面的偏爱做了申说与辩护,《女书人》钩沉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爱书的女性,《书人的炼狱》则通过描写猎书人托马斯·布林顿做的一场自己的藏书被迫售出的噩梦,表达了读书人惜书、爱书的心情。

伦敦猎书客
[英]威廉·罗伯茨著 于睿寅译
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作者对于19世纪末伦敦书界芸芸众生一场全景式,却又细腻而真实的描摹。书中的真人真事是他与伦敦顶尖的藏书人、书商及其他相关方深入交流,经年累月而得的一手资料。中译本选取了《伦敦猎书客》中的导言以及《旧书焕新生》《窃书者,借书者

与竞价者》《伦敦猎书圣地》四章,结合从宏观到聚焦的视角,深刻再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伦敦书界的黄金时代。

书林钓客
[美]巴顿·伍德·柯里著 虞顺祥译
商务印书馆

作者在书中生动分享了他多年以来的猎书之道、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文坛掌故以及与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等人之间的交往逸事,内容丰富,藏品涵盖从早期印本到现代文学初版本,配以精美书影,读来赏心悦目。

猎书人的假日
[美]A.S.W.罗森巴哈著 顾真译
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从作者的文集《书与竞价者》《猎书人的假日》和小说集《无法出版的回忆录》中选译出来的四篇文章,其中《谈旧书》主要介绍了罗森巴哈因摩西舅舅而起步的书商从业经历,《本该烧掉的信件》谈到了他收藏的名人情书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无法出版的回忆录》《婚姻的十五种乐趣》则是以小说的笔墨,分别描绘了藏书人 and 大藏家、和自己妻子的斗智斗狠……

反读书记(一二六)
□胡文辉

满坑满谷,这几个例子并不算多。在中国人迫切地“寻找富强”的年代,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年代,绝大多数人去东瀛,是为了学习“现代”并求致用的,有几个能静下心来,体会日本文化的微妙之处呢?(到了当代,东渡又现热潮,传播条件更是远迈前代,果然也涌现了苏枕书这样的“东洋趣味”典范,只是在声势上却被流行的“哈日”浪潮淹没了。)

而中国人的“东洋趣味”,跟日本人的“支那趣味”也有很重要的不同点:过去日本长期匍匐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又岂止“支那趣味”而已哉!到了近代,西洋风已压倒了中国风,所谓“支那趣味”,不如说是残留在日本审美领域的最后一抹中国文化的余晖;而中国人这边,也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正视日本、认识日本,并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捷径,“东洋趣味”可谓中国拥抱西洋文化时顺手摘来的一束花朵。

灯下读钱
清华园“五大恩师”之温源宁(二)
□钱之俊

钱锺书的才华显然深得温源宁赏识。在他的授课老师中,来自北大的叶公超和温源宁两位教授,钱锺书是唯一同时获得他们赏识的一位学生。“我班卅人中,得蒙叶温二师赏识者,仅知友钱锺书一人耳。”(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

1931年10月前后,温源宁还准备介绍钱锺书去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致钱锺书函提及:“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光华大学半月刊》1931年第4期)钱锺书时为光华大学三年级在校生,风头出尽矣。

1933年6月,钱锺书清华毕业后,来到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是年9月,温源宁辞职离开了一手创建的北大外国语文系,也南下来到上海。他们的交往是必然的。他们都成了《中国评论周报》的编委。温源宁在该报主持了一个叫“亲切写真”的栏目,用英文写了20多篇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钱锺书称之为“游戏文章”,调侃了当世很多名家,这其中就有吴宓。温源宁的写吴宓的文章,幽默风趣,褒贬辛辣,时人多以为出自钱锺书之手。钱锺书不久出门辞谣。

1934年春,钱锺书利用春假北上清华春游,拜会师友。“3月30日行,4月1日至。”(《北游记事诗》)到达北平后,“诸师友排日招邀,饮食若流”,可见才子归来多受欢迎。老师中,他拜见了“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以及许振德等关系好的同学。这次在京,他特地为自己“辟了个谣”。钱锺书引《卢氏杂记》王杂语自解:“诸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他在诗后注曰:“源宁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或疑出予手,故引《卢氏杂记》王杂语自解。”疑表在《国风》第四卷第11期上的《北游记事诗》,此诗小注略有不同:“或有谓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记》王杂语解嘲。”

1935年秋,钱锺书在完成光华大学两年服务期后,以庚款考试第一名身份,公费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攻读英国文学方向学士学位。他选英国文学方向,不知温源宁师在其中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出国时,温源宁登船相送。“温先生宴请过我们新夫妇。我们出国,他来送行,还登上渡船,直送上海轮。锺书是一直感激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

在离沪赴英之前,他们师生夜饮谈心,以致钱锺书夜不能寐,遂有诗为记:

西风掺雨恼人声,洒屋摇窗听到明。避地睡乡无可觅,藏身泪海若为倾。夜长不逐灯同尽,酒醒争堪梦未成。后主南唐俱怅惘,潺潺楼外数残更。(《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国风(南京)》1935年第6卷第5/6期)